

<<卞之琳译文集（上中下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卞之琳译文集（上中下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626976

10位ISBN编号：7533626974

出版时间：2003-3-1

出版时间：安徽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卞之琳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卞之琳译文集（上中下）>>

内容概要

<<卞之琳译文集（上中下）>>

书籍目录

章节摘录

书摘白 杨 塞塞克斯有一株大树，一树疏朗的叶云高高地浮动在夏日的空中。画眉在里边歌唱，还有八哥，它们把傍晚适于装饰的阳光注满了一片金声的璀璨。夜莺在那里觅到了它的绿廊；在那些树枝上，有时候，像一只大果实，挂一轮柠檬色的月亮。在八月天的光耀中，当全世界热昏了，在那个清凉的幽深处总有一股微风，总有一阵声音，像流水的声音，在它轻轻地挂在上面的树叶间。

可是这株树的主人却在伦敦读书。

旧衣件 褴褛的旧背心，什么事使得你一向掩惯的心忒忒地跳呢？怪样的帽子，曾经巢居在你底下的思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旧鞋子，我在过去的什么幽径上匆匆地走，以至踏烂了你的鞋底呢？青春 哎呀，这个活呀，吃呀，老呀；这种怀疑呀，悲痛呀，对于月亮、玫瑰不感兴趣呀…… 我是那个人吗，他常常半夜里醒来，哈哈大笑，因为生活得太快乐了？他为了有没有上帝而烦恼，他和年轻的小姐太太们跳舞直跳到天亮了许久以后？他唱“惜往日”（Auld Lang Syne），他感伤得痛哭，他不止一次，隔一层浪漫的大眼泪的云翳，凝视夏夜的明星？沙漏 在奥克里街的角上，我站住了和我的邻人灰勃耳太太谈一会儿，她正在等一辆公共汽车。

“告诉我，”她问，“你这怪样的包裹包了什么呀？” “一个沙漏，”我说，把它从纸包里取出来，“我在国王路一家店铺里看到它。

我老需要一个沙漏量时间。

时间真是多么的神秘呀，只要你一想到它！看，我们正在谈，沙就在漏呢。

我手里拿了一切本质中最有威力、最难解、最难留的东西——时间，治我们一切哀愁的可怜的药——可是我说！你的公共汽车正要开了。

你赶不上了，要是你不留心！”蜡像 “可是一个人总不知道自己的时代，那多么有趣呵。

”我对旁边一位女士说，“我多么愿意我们能看到自己，像后代看到我们呵！”我以前也说过，可是这一回听了自己的话，我受了一击，简直是雷击呢。

像一个轻率的魔术师，我自己召来的妖精把我吓坏了。

古怪的一刹那间，我确乎看到了我们自己在那个不可避免的镜子里，可是形容枯槁的，过时的，瘫痪的——一套尘封的旧蜡像，蠢头蠢脑的痴笑在时间的废料房里。

“还是立刻被忘掉的好！”我嚷了一声，太用力了，似乎叫旁边那位女士吃了一惊。

哪儿 我呀，我走动，呼吸，搁一只脚在另一只脚前，我看月圆，月缺，拖延复信，我要在哪儿找到梦想与乌鹊声所期许，水波所窃议，巴亭登附近街头风琴所轻唱的至福呢？是在南洋的什么岛上，或在沙漠与荒山中的绿洲上；或只在中国诗人所想像的月中的广寒宫里吗？形容词 唉，我为什么不生在这个形容词的时代呢；我们为什么不再能写滴银的眼泪，月尾的孔雀，雄辩的死，黑奴而涂星的夜呢？单调 喔，成天停顿在一个玻璃的静海上；成天听屋顶上的雨或松间的风；成天坐在一个瀑布前，读精致的、雕琢的、单调的波斯诗，由它们讲一个绿洲园，那儿永远是春天，那儿玫瑰盛开，情人嗟叹，夜莺不停地悲歌，白衣人三三两两，坐在流水边，成天，一天又一天，讨论人生的意义。

不舒服 从朦胧的半空的客厅里他们所坐的一角上，他们可以在一个大镜子里看见旁的晚餐客踌躇的踌躇，走的走了。

没有一个连下去——有什么好处呢？——参加夜会。

他们讲饕足、乏味，讲冬天的天气，讲老、病、死。

“可是人世间最使我惊惶的，”他们中有一个说，“使我起一种眩晕或颤栗的，是——说起来很荒唐，也不过是空间的恐怖，L' Epouv抓te siderale，——无穷的恐惧，银汉中的黑深渊，最远的星球外那些永久的空间的静默。

” “可是时间，”他们一组里另一个说，“当然时间是一个更坏的梦魇。

想想看！‘过去’没有一个头，‘将来’又来不完，‘现在’多渺小，我们不过在里面活一刹那，在两大黑深渊之间一眨眼。

” “我觉得不舒服的，”第三个说话的冥想了，吓是这样：甚至于‘现在’也躲避我。

我不知道‘现在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；我总捉摸不住它，当它经过的时候；我不是超过很远，就是落

<<卞之琳译文集（上中下）>>

后很远，总是在旁的地方。

我此刻实在并不是和你们一起在这儿，虽然我正在对你们说话。

为什么我要参加夜会呢？我也不会在那儿，即使我去。

我的生命全是回忆和预期——如果你可以称它为生命，如果我不是一种鬼魂，出没在一个已逝的‘过去’，或在一个更虚渺、更空幻的‘将来’。

实在有几分鬼气，这个流寓与孤立。

可是干吗讲它呢？”他们站起来了，他们的影子也映在那个镜子里，他们走出客厅去，散了，各上各的路，?肖失在冬夜里。

等候 我们相遇在滑铁卢；因为我们正上同一个地方去游历，我们同火车走了；可是我们下那个乡下小站的时候，她发觉她的箱子没有到。

它们也许已经带到第二站去了；打电话去问的时。

.....

<<卞之琳译文集(上中下)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译者总序我从事文学翻译，不是遵循什么翻译理论指导开始的；要讲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，则是60年的道路好像兜了一圈；始于译诗(韵文)，中间以译散文(包括小说)为主，又终于译诗(韵文，包括诗剧)。

具体经历是：1928年我在上海当时以数理教学著称的浦东中学读高二年级，居然有一门莎士比亚课可选修，大约就只一学期，我就在班上读了一本《威尼斯商人》原文。

课外，我自读了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(S. T. Coleridge)的叙事名诗《古舟子咏》，为满足自己文学创作的替代乐趣，就悄悄把全诗译出，全长1060行，行对行，韵对韵，自我约束极严。

当时我还远没有了解中国新诗即语体诗，要讲均齐，各行节奏单位(格)不宜用单音汉字数计算(后来才逐渐掌握以音组或顿、拍作为各行衡量尺度及其参差变化规律，自由体当然可以不拘，但也应有此语言节奏及其变化轨迹感)。

当时我常犯“土音(吴音)入韵”(朱湘批评徐志摩诗用语)这种毛病(这在我后期诗创作与翻译中时或难免)，也不注意分辨原诗阴、阳韵及其在翻译中尽可能设法与之相应。

全诗译出了，呆板可知，结果自己以全部作废为快。

1929年暑假后我只身北上进北京大学，在浦口换火车，恰巧换到和同车厢也初次去北平上清华大学的钱锺书对座，他旁边坐的是他的亲戚高昌运，已是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了。

几十年后钱还记得(我自己忘了)，笑说我当时手头带了一本赵元任译路易士·卡洛尔(Lewis Carroll)儿童文学名著《阿丽丝漫游奇境记》(或《镜中世界》?)。

可见我当年对文学翻译的癖好。

我开始在北京大学读英文系。

在一年级英诗课上，一位美籍兼课女教师用陈旧而仍通行的《英诗金库》作为我们的教本，主要选讲其中后几辑英诗，亦即19世纪浪漫派及其殿军维多利亚时代诗。

我在堂下就随手选译了所听讲到的一大部分，仍像在中学时代译《古舟子咏》一样严格依样画葫芦，也乐于随译随扔，同时在系主任温源宁亲授的一年级莎士比亚课上读了《仲夏夜梦》。

也就自己以严格的形式相应的要求下，曾在课余，一鼓作气，通译了一道，随即毁弃。

1930年秋冬间我试写了一首自由诗，和稍后译的爱尔兰戏剧家约翰。

沁孤(辛)一首格律体短诗，先后投寄给杨晦编的《华北日报副刊》，于当年11月和次年元月先后发表了。

这就标志了我文学创作与翻译的正式同步开始。

当时在班上从一位瑞士籍兼课教师学了一年第二外国语法文课以后，居然能从原文自读波德莱尔开始的法国象征派诗了。

到1931年徐志摩从上海回北京大学教我二年级英诗课，在班上主要漫谈雪莱诗的时候，我的读西诗兴趣，已经从英国浪漫派方面转到法国象征派方面。

他把我一些习作诗带去上海给《诗刊》等刊物发表，也把我译的玛拉美短诗《太息》发表在《诗刊》第3期上，那就是道地象征派诗了。

(这也可见徐志摩、闻一多以及叶公超编《新月》等刊物的时候，在诗艺方面都襟怀宽广、不拘一格。

)

<<卞之琳译文集（上中下）>>

编辑推荐

《卞之琳译文集（上、中、下）》所译的是从19世纪后半期到当代西洋诗文的作品。本书中作品大部分属英法等国，从原文译，一部分属西班牙等国，据英法文转译而成。

<<卞之琳译文集（上中下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